

北生所:体制外的科学“飞地”

(下) ◆ 钱炜

“免于恐惧的自由”

2012年,北生所年仅41岁的研究员李文辉在《eLife》杂志上发表有关乙肝病毒受体的研究结果。这一发现,被国内同行认为是“真正在中国做出的生命科学重大突破”。然而,更重要的是,李文辉自2007年来到北生所以来,在过去5年里只发过一篇小文章。一个科研机构竟然容许自己的工作人员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没有什么像样的“业绩”,这在国内科学界“唯SCI论”“跑项目”的氛围里难以想象。

李文辉的自由,是北生所的独特机制所赋予的。王晓东用了一句与当过总统的捷克作家哈维尔同样的话,“要让年轻人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免于恐惧的自由,要有制度上的保障。由于政府的全额拨款支持,北生所的研究人员不需要再花时间去外面申请各种各样的基金或项目。所里对研究人员的考核以5年为一个周期。在5年内,每年的研究经费不用申请就如数下发。但5年后的考核用严格的国际同行匿名评估的办法,是不尽人情甚至是残酷的。所有科研设备的使用都奉行“谁先预约谁先使用”的原则,一律平等共享。在所里每周都举行的非正式学术交流会上,人们可以没有顾虑地直接向任何人提出质疑,但原则是“批评不出房间”。在北生所的网站上,凡是提到王晓东的新闻,对他的称呼都没有官衔,而仅仅是“博士”。“北生所没有人害怕王晓东。”鲁白这么说。

即使是招待来访的记者,王晓东也只是请吃盒饭。坐在他的办公室里边吃边聊时,他解释说,这间是所长办公室,所以稍微宽敞些。他自己的实验室与其他研究人员的实验室一样大。接着,他又像捡了个便宜似地笑着说,“如果不用开会出差,呆在所里时,我这个所长还是比较闲的,没有人找我签字报销。因为我们的权力都已经制度化了。”

“做科学有一个悖论:最有创造力的是青年人,但他们的资源总是不够,而科学资源



■ 北生所实验室

总是向有成就的人倾斜。我自己就有类似的经历。”

王晓东说。所以,在应聘所长之时,他就在“竞选方案”的PPT上展示了一句话:“要让处于创造力最高峰期的年轻人能够心无旁骛地,有资源、有条件地做他们喜欢做的事。”这句话后来被他凝练成一句英文:empower young people(赋予年轻人能量)。自由即权力。他所作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让年轻人自由地探索科学天地。

难以“脱傻”

“北生所今天取得的成就已经超过了10年前的想象,同时,当时我也没有想到,我会遇到那么多困难。我感觉就像一句俗语所说的,‘炒房炒成了房东’”,王晓东说。

这10年,为了北生所的发展,王晓东做了很多琐碎但又不得不做的事情,都与他科学家的角色不相干,甚至与所长的身份也不符合。比如,不像清华、北大的教师子弟有校办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北生所的研究人员

大部分都从国外引进,他们的孩子上学一直是个难题。前几年,北生所好不容易通过“共建”的形式,与海淀区一家小学达成协议。但不久,国家的新政策统一禁止了这类做法。于是,王晓东又得重新寻找别的解决办法。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但他不愿再细说。不过,王晓东的朋友则透露,他“酒量还可以”。“起初,确实是如果有人要跟我喝酒,我就跟他们喝”,王晓东坦言。在国外生活久了的人,刚回国时都会有一个适应过程,被海归们戏称为“脱傻”。王晓东一开始也曾尝试积极“脱傻”,但很快就想明白了,不能突破底线去做事,否则就丢掉了创办北生所的初衷。“所以我就不‘脱’了,傻就傻吧,酒也不喝了。”

有些事情在别人看来,或许是值得抨击或令人沮丧的。但王晓东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这些只是技术上的问题,是对自己的锻炼。此外,他还想得更多:“我们海外回来的人,往往喜欢批评国内,但其实,批评容易建设难。美国也有很多问题,它之所以走到今

38.烫手的宝贝

第二天早晨用过早餐,陈太太给Uncle倒了一杯亲手煮的咖啡:“Uncle,你怎么会突然回来了呢?”Uncle靠在沙发上,微微一笑:“当然是想我的小猫了!”回答让陈太太很开心:“这次回来能住多久?”Uncle望着陈太太:“也许就不走了。”陈太太当然希望Uncle生活在自己身边。可她知道,在他的眼里,世间一切都抵不上他的科学研究。他怎么可能在小小的密支那老呢?再看Uncle的脸上,似有一股憔悴的病态,陈太太的心志乱了:“Uncle,你到底怎么了?”Uncle无奈地笑了:“小猫真是机灵鬼,看来什么都瞒不过你。”说着,他的神情严肃起来:“按照纪律,我此行的目的是不能告诉任何人的。”

“噢”,陈太太的心放松了:“Uncle,你保密吧。我不问了。”Uncle拿起咖啡呷了一口:“密支那有位泰阳牧师,你认识吗?”陈太太说:“他是这儿教堂里的牧师。我每星期都要去做礼拜的,怎么会不认识?”Uncle“哦”了一声:“小猫,看来我早晚得把事情告诉你——我此行的任务就是来这里寻找一样东西。它很难用语言来定义,就称它X吧。”Uncle沉吟道,“据说这是一件外星生命留在地球上的宝贝。它里面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当年希特勒曾派人到我国西藏找过;后来,几个发达国家都悄悄地在寻找。想不到前些日子,泰阳牧师向美国当局传来消息,说X就在这儿,而且,还和你有点关系——这也是他们派我回来的原因。”

“你说什么?和我有关系?”陈太太怔住了,“啊——好像是听小狮子说过有一件什么宝贝”:“小狮子,小狮子……”刘强听到叫声,就和陈团长一起过来了。陈太太说:“小狮子,把你那个宝贝的故事,仔仔细细地跟Uncle讲一遍吧。”敢情Uncle爷爷对这有兴趣啊!刘强就把自己下到悬崖下取宝开始,直到一周前刚把宝贝交给泰阳牧师为止,其间发生的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故事全都讲了。“啊,真是太巧了!”Uncle手拍额头,“还有一件事——大约在三年前,我们那儿的一家科学杂志将一封来自中国大陆的信,转到了我们

天,是有很多人默默地做了大量建设性的工作。那么,我们中国也需要有人这样长时间地做建设性工作。我自己感觉,现在国内大家似乎对谁都不满,对批评更有共鸣。这不是我成长时受到的教育所教给我的。我还是更愿意看到好的一面,做力所能及的事。”

但北生所正面临着新的局面,在其开始创立的2003年,中国政府对科研领域的投入是1539.6亿元人民币,10年后的2012年,中国科研经费已增长到了10298.4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10年来,北生所的科研经费一直徘徊在1亿多元,而中科院一个所一年的科研经费就可以达到几个亿。因此,当年北生所的优厚条件,在如今的大环境中,已渐渐失去了吸引力。

近两年,一些从北生所成长起来的优秀人才都跳槽去了别的地方。正是看到这一情况,饶毅才写了好几篇博客,为北生所鸣不平。他指出,北生所现在的处境是“既缺乏体制内的好处,又正在丧失体制外的优势”。

不过,王晓东倒看得很开,他认为对于做科研来说,钱太多了未必是好事,经费“将将够”就可以了,因为钱多的时候,人们都把精力放在怎么去设项目花钱上,反而不会静下心来做科研。此外,在这种人员的自然流动与淘汰中,仍愿意来北生所的人,才是真正能够安心做科研的人,也是王晓东希望找到的人才。

到今年年底,王晓东的第二届所长任期就要到期了。对于北生所内部已经建立起来的良性科研环境与文化氛围,王晓东并不担心会因为他的离任而消失。然而,北生所有诸多“先天发育不良”,比如,在经费渠道与人员晋升方面还有未理顺的问题。

在北京郊外偏远的“乡村”,王晓东站在这个中国科研体制改革试验田里,遥望主流科研体系的快速扩张之势,他依旧温和而坚韧,并且继续把自己的工作简化为一句话——“做正确的事”。

《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38期

我是落花生的女儿

许燕吉

7.爸爸死了

那天中午院里没有医生,护士没有权力给人治病。她一手托着爸爸的上臂,一手拿着注射器,头颈转过来,对身旁的我妈妈连声说:“你负责啊!你负责啊!”妈妈攥手在胸前点着头,也连说:“我负责,我负责。”针打下去,爸爸长哼了一声,就像睡熟一样了。

我和哥哥被领到房门外,过了一会儿,妈妈走了出来,哥哥一下扑上去大哭大喊:“爸爸死了呀!爸爸死了呀!”妈妈张开胳膊搂着他,说:“不要紧,还有我哪!”事后,妈妈回忆说,爸爸清晨露雳似的一死,她脑中一片空白,听见哥哥哭喊,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责任,顿时清醒镇定。这一幕,我记得特别清晰,终生不忘。

这时爸爸的朋友开汽车来看望,一见这情况,稍定惊魂,马上就去找人办丧。他的车还没出院子,就又来了一辆,两车相对数秒,后来的车掉转方向,两车一块儿疾驰走了。我再到爸爸房里,爸爸已被摆放好,盖上了白床单,一只手露在单子外,指甲都是紫的,我伸手去摁也还是紫的。妈妈躺在床旁的沙发上,连声哭着说:“怎样让你爸爸活过来呀!”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按着爸爸的手,木木地站在那里。

不一会儿家里就来了好多人,我被领回自己房间,和哥哥并排坐在他的床沿上。婆婆站在旁边一边哭,一边唱着数落,样子挺滑稽的。我一点儿都笑不出来,心像被重东西坠着。也不知过了多久,袁妈、刘妈来给我们两个梳头、洗脸,穿戴整齐带到客厅,原来是记者要照相。妈妈还嘱咐我们放自然一点儿,我们都学妈妈那样挺直了背照了。晚饭后,我悄悄溜到妈妈房间,推开房门,见有好几位妇女陪着妈妈,都在数硬币、包硬币,妈妈的眼哭得很红肿。我没敢进去,退回来,从客厅门外看见爸爸已被移到客厅里了。客厅的沙发搬到了我们房间,人很多,袁妈、刘妈忙得也顾不上管我们,我一夜也没睡着。客厅里的人们通宵在打牌,吵吵嚷嚷的,只有爸爸顶器重的学生金应照一个人低着头坐在我们房间的沙发



上。我想,他的心情和我是一样的。

第二天上午,灵堂已布置好了。宋庆龄昨天就送来的一大圈放在中间,两旁都是花圈。爸爸还盖着单子,他脚头一侧的地上放了两个垫子,让我和哥哥两人跪上,谁来鞠躬,就给谁磕头回礼。来的人很多,川流不息,有些我们见过、认识,更多的不认识。开始我们还规规矩矩地磕,后来就马马虎虎地磕,再后来我俩就坐在垫子上了,最后,我俩就打起架来。有一个来吊丧的女士看见我们打架,竟泣不成声,吓得我们又老老实实地坐着。

下午,殡仪馆的人来,给爸爸抹身穿衣。我在阳台上隔着门玻璃看的。他们把爸爸拉坐起来,爸爸的背很黄,上面还有一片片的斑,我觉得奇怪,可一点儿都不害怕。第三天中午盛殓,是西式棺木,板子很薄。妈妈站在靠爸爸头处,哥哥在她旁边,我在哥哥下边。灵堂里站满了人,我扶着棺材沿,看爸爸穿了一身长袍马褂,他平时参加隆重集会也穿的,可现在戴了顶瓜皮帽,看起来怪怪的。爸爸手边放了一本厚厚的《圣经》,把棺材棺得挺满的,就像冬天被被子裹严实的感觉。我知道以后就再看不见爸爸了,专心致志,目不转睛地看着,直到他们盖上棺材板,打上螺丝。随后,棺材就被抬出了家,我们也跟着去了香港大学的大礼堂。

大礼堂里面、外面挂了许多挽联,一副挨着一副。我转着脖子四面一看,只看懂也只记住了两副,一副是“赤子之心”,一副是“若是有人喊救救孩子,就请去问问先生”。

追悼会上有好些人讲了话,我似懂非懂,最后哥哥讲了几句答词。人们又把棺材抬出了礼堂,放进一辆黑色的大汽车里,开始出殡。学生们走在灵车两边,我和哥哥、妈妈在后面坐一辆小汽车,也一步步地慢慢开。那天,天很热,我穿了一件现做的黑布长袍,更热,在车里还加上闷,我也一声不吭。好不容易到了坟场,将爸爸放进了挖好的穴里。我们朝上撒了土,听见砸到棺材上的咚咚声,很沉重。

爸爸死了,自始至终我没有号哭,也没有掉眼泪。妈妈说我是没有感情,属无情无义之类!其实,我记得爸爸爱我,从我记事到他去世,六年的时间,桩桩件件我记得很多,记得很清。

魂之歌

竹林



的研究小组。这封信其实是篇关于X光激光的学术论文,记得作者叫刘仁祥。我们还给他回了信,欢迎他来美国。”“刘仁祥就是那个巫师刀二羊啊!因为给你们写了那封信,他被当成里通外国的反革命受到通缉,才逃了出来!”刘强激动地说。Uncle 蹙眉长叹,并追问刀二羊的下落。刘强说:“那次他被蛇咬伤,把宝贝给了我以后,就没有消息了……”“可惜啊,可惜!”Uncle心痛不已,“这位刘先生的论文价值巨大!我们单位立刻成立了研究小组。这项研究立即受到了国防部和总统的特别关注。可以说人类对光能的开发,从此就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刘强听得入了神,不料Uncle爷爷却突然问:“小狮子,你知道两次世界大战是怎么打起来的?”刘强一下子愣住了,还没回答,陈团长突然插嘴说:“小狮子,爷爷的意思是,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资本主义世界打起来的;你的那个宝贝啊,可不能随便送人!”刘强想反驳他,却见Uncle微微颌首:“小老虎的话有一定道理。我也

正为此发愁呢!”“为什么啊,爷爷?难道研究宝贝不是为了造福人类?”刘强迷糊了。Uncle爷爷叹了口气:“我的孩子,爷爷太单纯了,目前世界上的大国,都在为自己的利益拼命制造杀人武器。你们发现的这个宝贝,它很可能是外星人的一种光能利用系统,要是能把它开启,世界科技就会从原子能时代进入光能时代。它意味着来去自如的星际旅行,也意味着威力远胜核武器的光武器开发……我怕做千古罪人啊!”刘强听得张口结舌:“可它已经在泰阳牧师手里了。”陈团长说:“那就把它拿回来,不带到美国去就是了。”陈太太训斥:“Uncle受命而来,明明拿到了却空手回去,还让他活不活啊?”Uncle说:“我倒已经没有什么好怕的了。我是怕连累了你们……”“那就不要去拿了。”陈团长很干脆。刘强说:“不去拿,美国方面也会另派人来取啊。”陈团长诡秘地一笑:“那就打个电话告诉牧师,说Uncle爷爷身体不适,拖它一星期。”刘强很失望:“那一星期以后怎么办?”陈团长道:“在战场上别说一星期,就是一天、一小时都变化莫测。一个星期,还想不出好办法来?”